

这一阵,家人连续在朋友圈分享一些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少儿老照片,是1981—1982年间由摄影家秋山亮二拍摄的。他拍了约8000张中国小朋友彩照,1983年出版了《你好小朋友》,至今整整40周年,其中有49张上海的照片。小朋友的身边自然有长辈,有城市环境。看小朋友,就好比在重温那年月。其中一张是一处露天菜场,一个打着哈欠,一只手拎着小竹篮,一只手被外婆(阿娘)挽牢的小男孩。白衬衫蓝裤子咖啡色塑料凉鞋。外婆齐耳短发、卡其色方领长袖衫深灰布裤,手拎竹篮子,脚上一双墨绿色塑料拖鞋。周围的人大致仿佛,有几位中老年人着深卡其中山装,估计此时时辰尚早,凉意明显。少时常跟外婆老清早去菜场买菜,此情此景此装束,都是记忆中熟悉的。这么早被外婆拉来买小菜,眼皮瞌睡的,小男孩哈欠不拒不来事。

外汇券有哦?

每个人看照片的点不同。我们看到小朋友,看到长辈,看到彼时菜

场,还是一个顶上搭篷的有相当规模的露天菜场,大抵如此罢了。但一位1982年中学毕业就去了菜场工作的柴同学看了有许多话要说:这里就是巨鹿路菜场呀,挽牢小朋友的阿姨我认得的。还有小朋友右边三个短袖衫灰裤子的年轻男人是“黄牛”呀,他们天天来咯,倒小菜?不是的。买外卖外汇券。我跟他们还蛮是熟的,因为我这个柜台专卖外汇券副食品,当时是计划经济,我柜台上午有卖牛肉、猪肉、黄鱼、鲳鱼、海参、鸭子,下午卖鸡蛋、鸭蛋,以及豆制品,如豆腐衣、豆腐干等,都是蛮紧缺的东西,一般买不到。

外汇券可以买。这几个男人就每天来这里倒卖外汇券。直到我下班他们才走。柴同学顺便“哈哈”调侃一番。

过来人是晓得的,可能有些还不太了解,当然度娘一下即可了解。外汇券词条:外汇兑换券简称,全称为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中国银行发行,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流通,特定场合使用,面额与人

热闹的教师节过去了,静下来,想起了已是93岁高龄的钱梦龙老师。暮色笼罩到老街,一群孩子悄悄来到钱老师家楼下,听他家是否有放电视的声响。如果有,两三个胆大的孩子(也包括我),悄无声息上楼,推开他家虚掩着的门,蹑手蹑脚站到钱老师夫妇身后,专注地看向电视屏幕。钱老师一回头,看到后面有我们,就笑着拉过几张凳子,招呼大家坐下。在当时的南翔老镇,家里有电视机实在稀缺,虽然才九英寸,黑白的,但足以让周边邻居家的孩子向往不已。晚餐一结束,会亢奋地聚集到他家楼下,交流前一看电视的感想,闲聊着这么连续去他家看电视,真的好吗?

念初中,我坐在了钱老师任教的课堂里。有语文课,也有美术课。他的粉笔字,飘逸漂亮,总会让一些同学去模仿他的板书。于是他干脆在美术课上,把名人诗词抄满了一黑板,让我们看着黑板上的字来临摹。他上课内容大多忘却,只记得自己课上发言有不举手的习惯,被钱老师反复警告过。有一次大概激怒了他,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我从座位上拎起来,大声问,让你嘴边派一个岗哨,派哪里去了?

我的随性一直延续了较长时间。大学毕业时正赶上钱老师离开嘉定二中去创办实验中学,我就去那里任教语文,还当班主任。天热,我让班上的学生别出操。做操的口令和

人到中国可用外币兑换“外汇券”,并到特殊的地点,如友谊商店,购买当时人民币无法购买的紧缺商品。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短暂事物。这么说来是不是恍若隔世?彼时各种都用票证,粮票油票肉票豆腐票火柴票香烟票等,家家户户计划着用。外汇券可谓票证“天花板”,普通人望尘莫及,拥有者要么是来此旅游办事的老外,要么华侨。虽说外汇券与人民币照理来讲币值是一比一的,不过因为附加的稀缺价值,民间调换就有了差价。若老外等一时花销不掉,或需要人民币,也就有了“黄牛”的生意经。

家人的一位老同学回忆道,当时工作关系得了一些外汇券,照理应该去消费的,但是不舍得呀,结果等到外汇券取消了,才想起来。太太说他做啥不用掉啦,憋兮兮。如今小有成就的他略带

自嘲:我们家底薄呀,总归想藏一点。还在1980年代末期,手头曾有过一点点外汇券,心头无不雀跃,去了友谊商店,刚到门口耳边声声“外汇券有哦?外汇券有哦?”一群瘦刮刮的三十多岁男人凑上来,嗅不到啥好处,很快四处散开,于友谊商店门口绿化带闲谈斜立。彼时友谊商店就在北京东路如今外滩源附近,门面朴素矜持。揣着外汇券入门,一楼二楼的,看看其时少见的各式商品,工艺品护肤品书画丝绸等,眼睛要亮一亮,心头则暗一暗,过过瘾罢了。橱柜里绿松石玛瑙金银饰品等幽幽微微地好看。紧着羞囊,袖了温润的玛瑙和纹理微妙的绿松石串链,以及小小的戒指,不无奢侈感。现在看来不是什么名贵之物,不过奢在彼时的心境。玛瑙项链不常用,DIY做成了两条手链,其一送了老友,其一留己,余珠做了中式装的扣子,不知友人如今是否还佩戴?绿松石的一直留着。如今商品繁多,新品闪亮,但老物有老物的诚恳实在,取出来看看,擦拭擦拭,偶尔搭配使用,真切感受时光流逝物是人非。

我喜书生堪一用

当初在嘉定二中从初中念到高中,出黑板报也从班级出到了学校。国庆前夕出特刊,还缺稿子,正在当时学校唯一的一栋四层楼下发呆,听到钱老师的笑声从楼上走廊飘下。就仰头大声叫他,希望他口占一篇旧体诗来补白。他沉思了一下说,过会就给。果然没几分钟,楼上飘下一张画素描的铅画纸,好像是紧跟着前面的笑声而来的。圆珠笔写就的《国庆抒怀》至今还保留在我的抽屉里,尾联是:“我喜书生堪一用,甘泉和汗育春芳。”

那是1980年代中期。那时我们都很兴奋,精神高亢,都觉得自己是社会的有用之人,哪怕是“百无一用”的书生。

只停留在经验层面。如果教学之余还搞科研,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规律成文发表,才能让更多人受益,否则就属于“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在他鼓励下,我写了平生第一篇教学论文,是讨论语文教材的单元重组问题,收在他主持下油印的《嘉定实验中学教育经验选编》里。看到时下语文界讨论文本的单元组合问题轰轰烈烈,我很想得意洋洋地说,几十年前我就对此开始研究了。又觉得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浅陋得很,甚至还谈不上研究,就苦笑自己又有点阿Q了。但做教师要有科研意识,钱老师确实给了我起步的重要影响。

当初在嘉定二中从初中念到高中,出黑板报也从班级出到了学校。国庆前夕出特刊,还缺稿子,正在当时学校唯一的一栋四层楼下发呆,听到钱老师的笑声从楼上走廊飘下。就仰头大声叫他,希望他口占一篇旧体诗来补白。他沉思了一下说,过会就给。果然没几分钟,楼上飘下一张画素描的铅画纸,好像是紧跟着前面的笑声而来的。圆珠笔写就的《国庆抒怀》至今还保留在我的抽屉里,尾联是:“我喜书生堪一用,甘泉和汗育春芳。”

那是1980年代中期。那时我们都很兴奋,精神高亢,都觉得自己是社会的有用之人,哪怕是“百无一用”的书生。

余暇偶尔翻到了《行走中的阅读——城市慢行记》,顿时被书中上海的街巷、市井、建筑、百姓琐碎生活等城市细节,以及上海独有的城市烟火气吸引,心被轻轻拨动。

那一抹城市烟火气

在《粉红色的“钝门”》一文中作者写道,说起这里的特色,爷叔会给你推荐他家那个“会下蛋的狮子头”。“阿拉这里的狮子头是肉糜里裹着蛋黄的。”来得巧的话可以看到这里的狮子头被一个个排列在长方形的铁大盘里,咀嚼的时候,碎蛋黄偶尔会从齿间的肉糜中钻出来,打破了单一肉味的沉寂……读着,心被灵动的文字牵动着。

一座城之于每个人,都有熟悉的马路、熟悉的巷子、熟悉的建筑、熟悉的街坊邻居、熟悉的小吃、熟悉的味道。在这本书中跟着作者的笔触,上海的咖啡店、阳光小院、阁楼上的那只橘猫、邻家书屋、街角气息,那些个构成城市生命体的有趣、有温度的城市元素跃然纸上,又直抵内心。

在书中慢行,读者时而是这座城市的导游,时而是个吃货,时而是自豪的“城主”、店小二,时而是安静的书生,时而是这座城市的考古队长,时而是某座建筑的主人。

谁说不是呢!每天晨起沪上空气中弥漫的第一缕咖啡香如同固化了的开心“晨练”,街头巷尾的咖啡吧早已是沪上一道风景,咖啡文化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成为上海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给人们带来清新、优雅、时尚和愉悦,咖啡近乎成了上海的“代名词”。

同在南昌路的南昌大楼,1933年兴建,它原名叫阿斯屈来特公寓,是典型的装饰艺术派风格建筑,严明的轮廓、特殊的几何形体、金字塔状的台阶式构图,独特经典别样,有一点新古典兼现代主义风尚,由名不见经传的外籍建筑师列文设计。1994年,南昌大楼入选第二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南昌大楼的故事,早已继续在历史烟云中……

人文可感受,建筑可阅读,在阅读中,百姓喜好,海关大楼的钟声,以及南京路步行街那说不清楚道不明,但又确实存在、唯有南京东路独有的潜质和气息,是那一抹熟稔于胸的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是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

上海每个区域、每个街道、社区都有家门口的“小而美”。上海的美、上海的暖、上海的好就在这座城市的一个转角、路边、公园一隅,就在弄堂熟悉的上海话中,探索城市肌理,阅读城市底色,体味海派文化,感受城市烟火气,这就是读这本书的真正意义,这就是上海的魅力所在!

爱上海,爱这座时尚之都、魅力之都、温暖之城!

“马大哈”一词,定型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口相声《耍猴》(何迟创作、马三立等人表演)。说是天津市“千货公司”中层干部马大哈,把“到(市)东北角,买猴牌肥皂五十箱”错写成“到东北买猴儿五十只”,由此引出公司员工到各地买猴、运猴、最终群猴出笼的一大堆笑话。“马大哈”因此被用来形容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之辈。

第二回成“马大哈”,已年过五

句。那年12月,我独自赴法国尼斯探亲,在迪拜机场转机。时值午夜,机场内灯火辉煌,一路上工作人员服务殷勤,感觉甚佳。我一手拉登机箱,斜背着护照和身份证的迷你小包,一路拍机场的内景。步出候机厅A,我喜滋滋地坐在即将驶向候机厅B的摆渡面包车上了。正欣赏刚拍的照片,司机上车了,车门正待关闭。就在此时,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黑人地勤走过来,跨上一步,半个身子探进车厢,手里拿着一本东西,对我说:“This is your passport.”接过来定睛一看,正是我的护照和身份证。发朋友圈说了此事,不少朋友为我庆幸。若不是这位细心的地勤先生,天晓得我将怎样面对丢失护照的麻烦。

两回“马大哈”,结局都是粗中有幸。回想起来,手心里仍然捏着

一把冷汗。但是,很多生产和生活事故的发生,就是因为某个未按规程操作的细节,且没有我这般幸运。

不过,人性又是微妙的。工作时,人们敬佩认真负责的人;人际关系中,不太好面子的“马大哈”,反倒成了好相处的代名词。缺乏“一百个心眼”的普通人,都喜欢跟直肠直肚的史湘云式人物来往,不想和林妹妹的同类有瓜葛。比如,周瑞家的受了薛姨妈差遣,替她顺便把宫花送给贾府的姑娘们。因路径远近的缘故,送到林妹妹那里,已是最后两枝。周瑞家的因此被挑了礼,受了一肚子气。所以说,一句话也“推板勿起”,半点亏也不肯吃的“把细人”,相处起来甚是心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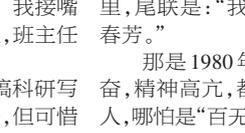
人们常说相由心生,有点年纪的人,是阳光开朗,还是阴郁沉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怎样看

待荣辱得失。有着“马大哈”基因的人,最大的优点是大大度,放得下他人对自己的伤害。一见面,又能与此辈言笑晏晏。他们总能记着他人的好,想着令人开心的事情,无论妍媸都不会讨人嫌。相反,总是在意不如意之事的人,无论年轻时多么漂亮,那些挫折也会在脸上刻下印记,一览无余。不过,“马大哈”也不等于滥好人,淡忘他人的恶,只因为性格厚道。内心深处,还是会有所警惕。

失误时粗中有幸,是上上大吉的幸事,几近奇迹;为人处世能抓大放小、粗中有细,方是正理。我愿胸襟似海,用“马大哈”的眼光衡量他人;我愿心细如发,勤于自省,凡事尽量兼顾方方面面,周到妥帖。

要避免因为“马大哈”造成的遗憾,加强校对、增设“关卡”无疑是必要的。

责任编辑:刘芳



高原之舟 (中国画) 杨正新

